

她从那条路上来

茹志鹃著

王安忆编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茹志鹃著
王安忆编

她从那条路上来

■ 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她从那条路上来/茹志鹃著 王安忆编. - 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
2005.4

ISBN 7-5321-2810-5

I. 她… II. ①茹…②王… III. 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40584 号

责任编辑: 郑宗培

封面设计: 王志伟

她从那条路上来

茹志鹃著 王安忆编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上海绍兴路74号

电子信箱: eslem@publicl. sta. net. cn

网址: www. slem. com

新华书店 经销 上海市党校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0.125 插页 10 字数 197,000

2005年4月第1版 2005年4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5321-2810-5/I·2171 定价:20.00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64364064

编前语——写作者的历史

王安忆

母亲茹志鹃的长篇小说《她从那条路上来》的上卷，写于一九八二年，在《收获》杂志全文发表，又由李济生先生责编，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。事隔十六年，母亲去世，我在母亲遗物中找到中卷的三万字草稿，整理之后，承《收获》成全，续发表于一九九九年四期。现在，郑宗培先生志愿担任责编，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充实新版。我曾就此长篇的残卷写过一篇文章，名《从何而来，向何而去》，尽我所能知道，说明关于这部长篇的背景，也一并收在这本书的附录部分。后来，我还找到母亲零散在笔记本上的写作提纲，我请我的助教，复旦大学中文系硕士二年级生陈婧陵同学誊抄出来，附录在书后。

从提纲中，可看出一些小说往下发展的模糊踪迹。小说写到也宝逃出孤儿院，流浪街头，无奈栖身于妇女补习学校门口，接着又在了其间的女生宿舍，然后便不知所终。提纲则透露了妇女补习学校的若干细节。看起来，补习学校的主要成员有这么几位：家境富裕，却不快乐的徐黛俐；年轻舞女，结局似乎是失踪或者自杀；

老舞女，命运不济倒能安之若素；逃难来上海的小地主女儿；还有一个神秘的“秦”。哥哥的好朋友刘圣荃在未来的情节中，似乎越来越起担纲的作用，每当也宝陷入绝境，他总能拍鞍赶到。也宝从孤儿院出来，走投无路，“在冲向电车的刹那，看到了圣荃”；是刘圣荃给她出的算术题：“租界的租费多少”；也宝的爱情，也是从刘圣荃开始。而提纲中又有一个人物，似乎也要担起引领也宝的任务，就是“张德音”。“张德音”在提纲中，有一点像耶稣呢！可是，后来他终于没能在小说中登场。

附录里，我还选入母亲的四篇散文。这四篇散文都是描写母亲童年与少年时期的生活。放在这里，也是为了弥补小说未完成的遗憾，它也许能提供一点小说未来发展的线索，可以视作素材。因母亲的长篇，确是自传体的性质。散文《紫阳山下读“红楼”》中的场景，显然是小说里面也宝与哥哥奶奶寄居的，刘圣荃家那个大杂院，奶奶，就是在那里逝世。在小说的中卷，也就是残卷里，也宝从姑母家奔出，又回到了这个大杂院，度过日本人占领杭州的一段时日。一九八五年的时候，我出差杭州，专门往紫阳山下寻找这个大杂院。那一带民居的格式已经改变，居住者也是年少辈的，找不到一个可能经历过当年的长者，没有人知道那里曾经有一个老人带着她的幼孙挣扎着生存，然后逝去。可是紫阳山还在，却也不是小说或散文中写得那样旷野。最后，我们在它底下一座公园里玩了半日。母亲与聂华苓老师互通的两篇《爱荷华小简》里，比较详细地叙述了从出世到成年的经历，尤其是写于一九八五年四月十

四日的“小简”，说的正是孤儿院，以及出孤儿院之后的日子——
 妇女补习学校，而后圣诞学堂。在妇女补习学校里，同宿舍的女
 生，有一位郊区小地主女儿，新老两名舞女，另有一名神秘的女子，
 带母亲不买票就进去大世界，那些白相人都朝她打招呼，“而她则
 微微颌首，连正眼都不看他们一眼”。小地主女儿，新老舞女，直
 接写进了提纲，后一位，大约是“秦”。再有一个不住宿舍的走读
 生，“有钱的小姐”，就是“徐黛俐”了，但在提纲中，她也住进了集
 体宿舍。这样，提纲里的人就全对上了。在这里，关于租界的零租
 费的情节也有，但不是出自刘圣荃，而是一位“怀了孕的女教师”
 的算术课。这些，就是未完成的小说情节的基本原型吧！关于圣
 诞学堂，母亲写有这样的字句，“读书之余，就看老师们闹同性
 恋”，于是，提纲（五）中，第七节，“去徐家过夜，电话点唱，徐火烫
 的身子，逃出徐家”，就有了出处。《爱荷华小简》，是一九八三年
 秋季，在美国爱荷华城，母亲和聂华苓老师聊天时聊出的余兴节
 目。当时，母亲正在写作《她从那条路上来》的中卷，回国之后，母
 亲却停下了长篇，写起了“小简”。是不是忽然间，虚构的小说不
 能够满足母亲讲述历史的欲望，便转向直接地倾诉。而“小简”往
 来两个回合后，聂老师却要收住，因她觉得，“小简”中的许多内
 容，她想放进她正准备着的长篇，不舍得零碎用去。不久前，我读
 到了聂老师在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自传《三生三世》，这大
 约就是那个写作计划吧！看起来，“小简”并不能够满足聂老师讲
 述历史的欲望，她需要有更大篇幅的容量，母亲却从此中断了她的

讲述。

散文中的最后一篇《我能忘吗?》，所描述的情景，在小说中发生在草鞋岭。我所以选编进这一篇，一是将它视作素材；二是因为，这是我母亲生前写作的最后一篇文章，发表于一九九八年四月十七日《新民晚报》，同年十月，母亲去世。

我们现在只能从提纲和素材里，揣摩小说未来的进行。于我来说，也是追寻母亲的隐没在浩瀚时间里的历史和写作。这是我要选编这本书的目的。

为这本书，我专门去母亲生活过的地方拍摄照片。母亲出生在永年路上的天祥里，十二年前，我曾去过一回，街道和弄堂都还保持着整肃的气氛，今天显见得圯颓而且拥挤了。沿街的房屋多已破墙开店，包括我母亲当年的居所三号，开的是一片果蔬店，也算不上店，只是在后门口摆了几箱果菜，烈日下，已有了腐味。墙和门窗都朽了，前弄里又搭出水斗披厦，头顶上是晾晒的万国旗般的衣衫。因是暑天，弄里弄外，壅塞着赤膊的男人和穿了睡衣裤的女人。但是，在这条破败的老弄堂里，却保存着一种旧有的生活方式。比如，弄口的锁铺，锁匠悠闲地看一本破书；骑楼下坐在竹椅上的老人，全神贯注地享用炎热中微弱的一习凉风；收旧货的在弄内穿行。而且，满耳沪语。我走在弄堂里，引来的目光，不由令人生怯，不敢再进一步深入和问询往事。我感到我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已经远远退出本土化的生活，变成一个没有原籍，没有家乡的人。母亲曾经寄居的姨母家，是我小学时候经常去的区少年宫，至今也

还是，星期六的早上，一些器乐班正在开课。我在小卖部买了一瓶水，顺便向小卖部的女人询问这房子有没有动过。她回答说完全原样，问我是专来拍摄这房子的吗？我说我母亲曾经在这里住过，她就说，是朱葆三家的亲戚啊？又说朱家的人每年都会过来看看，当然，已是孙辈的了。以马内利孤儿院据母亲文章里写，位于愚园路。我请陈村先生帮助上网搜索，竟也找到了六十多年前这个小小的，设在弄堂内的孤儿院，院址上仅止写了“镇宁路”三个字。所以我猜想它大约是在愚园路，镇宁路口的一条长弄里，因这条弄堂的弄口在愚园路，横弄却又对了镇宁路。不过这只是猜想，无论是愚园路，还是镇宁路，都不知变迁几多，数年前还是林阴小街，如今已开成通衢大道，车水马龙。关于妇女补习学校，母亲记忆中的位置最为肯定，雁荡路的复兴公园门口。当然也是人事皆非。再有圣诞学堂，母亲说是清心女中旧址，而我小舅舅，就是小说中那个“颐宝”的原型，他记忆里似乎是在一个小教堂内。从清心女中，今日的第八中学过去不远，果然有一座基督堂——清心堂。一早，几个中老年妇女就在洒扫庭除，因次日是礼拜日。我向她们打听清心堂有没有历史方面的文字记录，她们一律严肃地望着我，然后问我有没有受过洗。我惭愧说没有，她们已经不屑，我却再要紧问，告诉说我母亲在这里念过书，她们又问你母亲受没受过洗。我说也没有，更感惭愧。她们就说那怎么会来这里念书，我极力解释，她们也无信任，指了黑板上的名字说，你或者去问长老，长老明天会来礼拜，可是——她们严正指出，做礼拜时，长老不能见客亦

不能接电话，神的事情，不是人的事情，不可有一点点马虎！我只有唯唯答应着退出来。

图片里，我还放进有我一九八五年在杭州寻访母亲老家，在普安街旧宅的照片。就是母亲“小简”中说的，被她父亲败掉的老宅。其时已住进二十五户人家。当时从典当行里，买下我外祖父三不值两典掉的房子的业主后人，一位徐姓老伯，坚守一般住在主楼中的二楼房间。我问他能否拍照时，他拒绝道：又不是你家的房子了，拍照有什么意思？陪我去的朋友说，就让她留个念吧，于是拍了这张。后来，一九九五年时，我还去过普安街，老宅已经拆去，但整条普安街却尽是丝茧买卖，是又回复了我曾外祖父时代的旧业吗？当时，普安街就有我曾外祖父的丝土行，字号为“茹生记”。图片中，又有一幅字迹，是我外祖父所写，是他写给长子，我的大舅舅的一份文字。全篇为他的败迹开脱，然后附一份债主的名单及所欠债务，让我大舅舅立业之后为他偿还，全是赌桌上的欠债。我不知道我大舅舅后来有没有还上这些滥账，但知道大舅舅略成年时，将一直存放于绍兴会馆里的外祖母灵柩移出，安葬连义山庄。我也是在我母亲的遗物里找到这份手迹，它是我的祖辈留在这世上的惟一遗物。

关于《她从那条路上来》的原始材料，我可能用得太多，这会不会使人觉得这是一部真正的自传，因而忽略它的虚构性质？所以，为强调它的非纪实性，我特友情邀请施大畏先生为小说作插图，而我又要求是写实的画法，甚至希望“也宝”的形象与母亲接

近,是一双长眼睛。施大畏先生安慰道:这你放心,我向来是画长眼睛的!这就像一个两难处境,我既要表明《她从那条路上来》与母亲真实生活的关系,又要表明这是虚构的存在。因为我是母亲的女儿,总是不懈地了解母亲的历史;还因为我也是个写作者,我知道虚构也是写作者历史的部分,这是我和母亲共同的命运。最后我再说明一点真实与虚构的关系,长篇中主人公名叫“也宝”,母亲的乳名则为“芬宝”,行五,是外祖母继四个男孩之后,生下的惟一的女儿,也是最后的孩子。

2004年8月10日 上海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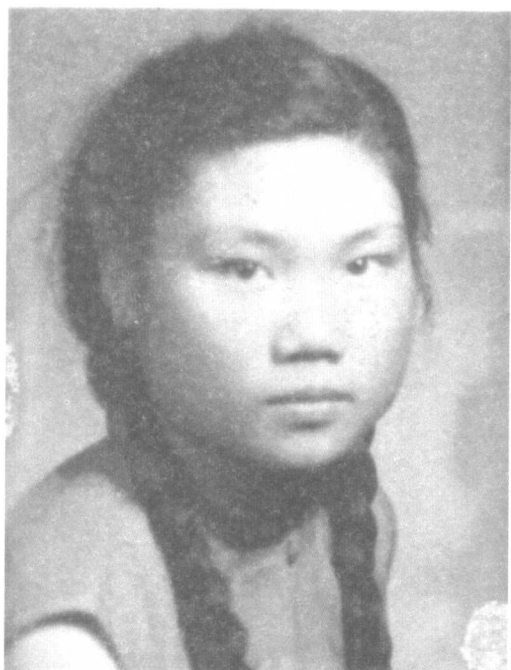
母亲十三岁时留影



我的外婆茹庞氏，出身浙江
南浔庞家，卒于1928年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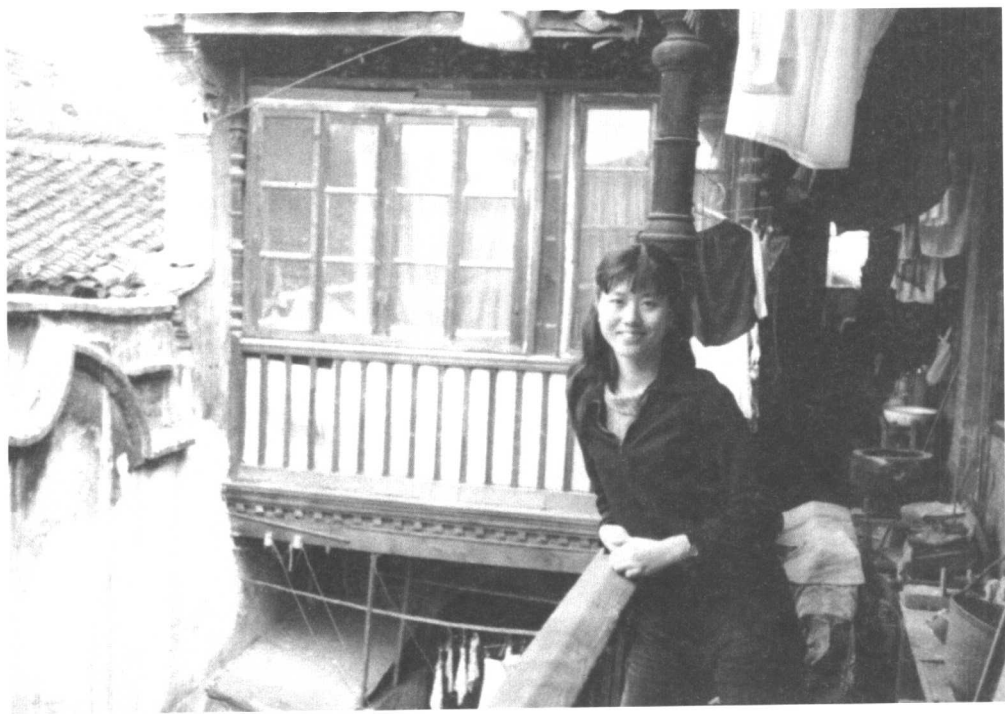
我的外公，茹炳贤，字善庆，原籍绍兴，出生
杭州，毕业于杭州惠兰中学，卒于抗战后期



母亲年轻时



母亲与她的小哥茹志雄，入伍时留影



1985 年，我在杭州普安街母亲家旧宅留念



永年路上的天祥里三号，母亲出生的地方，外祖母亦在此去世



卢湾区少年宫，曾为母亲的姨母家，母亲在此寄居过



愚园路镇宁路口，以马内利孤儿院应在此一带